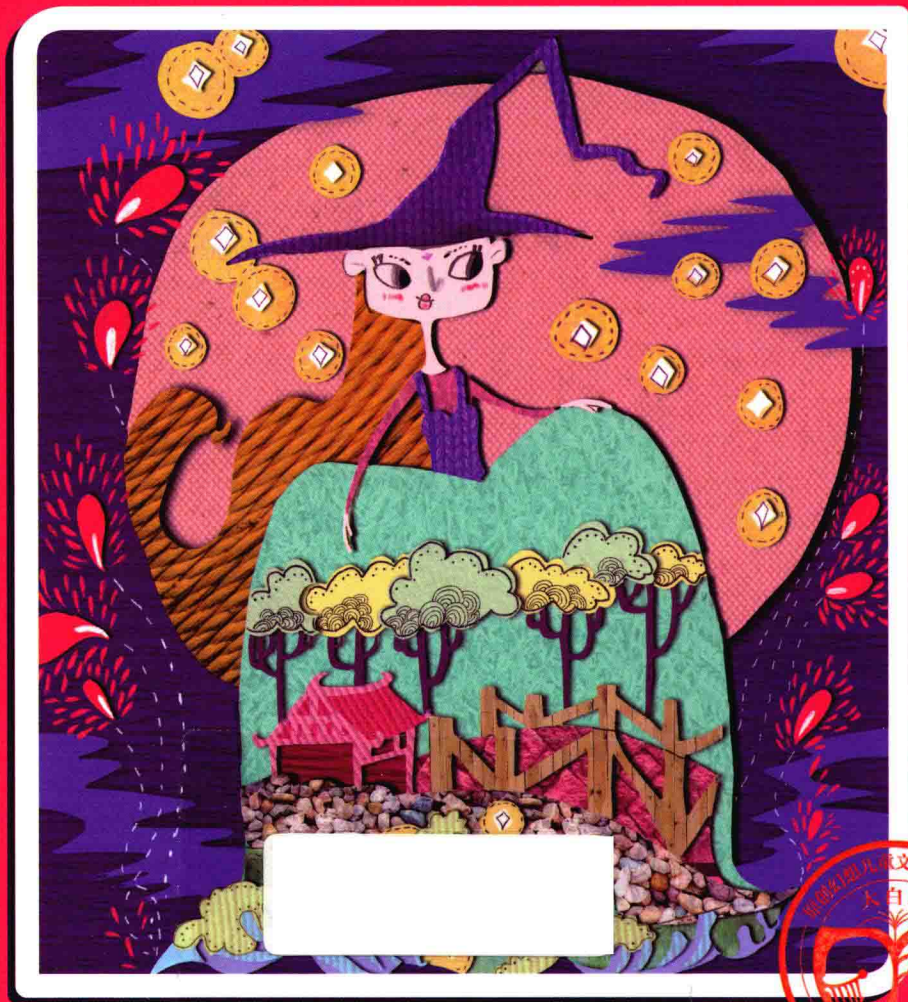




大白鲸

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



Mengjie Dengying

梦街灯影

王君心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

梦街灯影

王君心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王君心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街灯影 / 王君心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6.1
(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
ISBN 978-7-5505-0670-1

I. ①梦…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1891号

出版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刘明辉 李 岩 毕华书
责任编辑: 毕华书 满 苑 杜 鑫
封面绘图: 郭梦远
封面设计: 彭 婷 王 岩
插图绘制: 郭梦远
责任校对: 李玉芝
责任印制: 徐丽红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0号
邮编: 116011
电话: 0411-83621171 / 83621075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bjsj.com>
<http://www.dlmpm.com>
邮箱: zhangbin@dlmpm.com

印刷者: 大连美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0 mm × 220 mm
印 张: 13.5
字 数: 148千字
出版时间: 2016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0670-1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Longxu

用幻想文学经营生命共感的空间

——王泉根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原创儿童文学势头看好，亮点多多，其中最令人欣喜的是儿童文学新人新作新面孔越来越多，70后已成为创作的中坚力量，80后甚至90后正在大踏步地走向前台。由大连出版社携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大白鲸世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15‘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征集活动”及其评出的作品，同样有力地印证了我对儿童文学“新人辈出”的这一判断。

资料显示，“2015‘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征集活动”共收到投稿作品550部，总字数高达1800余万字，其中长篇168部，中篇71部，中短篇结集14部，短篇297篇。作者来自包括台湾在内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500多位作者中，大多数都是70

后、80后、90后，年龄最大者81岁，最小者仅9岁。

由于整个作品评选过程（包括初评、复评与终评）均采用“盲评”，统统隐去作者姓名，只看作品不看人，不仅确保了评选优秀作品的质量与公正性，而且直接推出了一大批儿童文学圈子以外的新人新面孔。从最终获得优秀作品等级的17位作者看，除了王晋康、彭绪洛外，其余均是我所不熟悉的新人。以我从事文学评论三十余年来对儿童文学、科幻文学圈子内作家的熟悉了解程度，竟有10余位是首次进入我评论视野的“闯入者”，这着实使我惊喜：儿童文学事业真正是后继有人，而且是“高品质”地后继有人。

被评为“钻石鲸”作品（如果是评奖，此应是特等奖）的《拯救天才》的作者王林柏是一位成都的高级软件工程师，另一部“钻石鲸”作品《梦街灯影》的作者王君心，则是厦门大学的大三学生。其他分享“玉鲸”“金鲸”“银鲸”的作者，既有报社、出版社的编辑，农场的管理员，贸易公司、物流公司的经理，也有乡村教师、在读研究生，更难得的是有一位“白天汗出如浆干农活，晚上文思泉涌写童话”的甘肃农民工。他们的身份不同，职业不同，地域不同，但对文学、儿童文学、幻想儿童文学都有着一致的理解与践行：保卫想象力，讲好中国孩子的故事，用幻想托举远大理想。

幻想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已经成熟了才从宙斯的脑袋里突然爆发出来。幻想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漫漫长途。“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两千年前中国诗人屈原振聋发聩的《天问》，如闪电惊雷，穿越历史隧道，至今依然回响在21世纪的思维晴空。

德国文学家赫曼·赫塞动情地说：“大自然是上帝最伟大的创作，但是人类最伟大的创作尽在书本当中。”在我们迷茫、不知所措、生命面临危难的时候，那些用人类幻想之光烛照的幻想文学作品，就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文学读物。因为，运行了三百年的工业文明已是千疮百孔，试图保留其内核，对社会结构修修补补，已很难挽回人类文明衰落的命运。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所用的材料都是大自然已经有的物质，从自然中来，也能回到自然中去。但进入工业文明以后，人类则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人造的物质。尤其是在化学工业产生之后，人类大大地改变了地球上的物质的化学组成。而这些人造的东西，比如苯和甲基叔丁基醚这样的物质，从来不是大自然物质循环的一部分，也无法正常地加入大自然的物质循环，并且必然会干扰和破坏大自然本身的物质循环（参见田松《警惕科学》）。人类在对工业文明进行彻底反思并探寻生态文明之路的同时，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人文精神，从而情不自禁地向幻想文学发出了求助的呼吁。君不见，纠缠人类的不少问题，都在等待着借助幻想文学的神奇之箭击穿那些迷惘失控的靶心。

比如，“人虫大战”。人类与“害虫”已经战斗了将近一个世纪，但是“害虫”在人类发明的各种农药的磨炼下，反而越战越勇。据统计资料，我国每年农药用量高达337万吨，分摊到13亿人身上，即每人2.59公斤！这些农药除了一小部分（小于10%）发挥了杀虫作用外，大部分进入了生态环境：或飘浮空中，污染大气；或被雨水冲刷，流入江河；或渗入地层深处，污染地下水。更糟糕的是侵入人体，危及生命。现在国家明文规定的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指标就高达3650

项，其中与鲜食农产品相关的高达2495项！在漫长的人虫战争中，为什么昆虫总能立于不败之地？为什么农药越用越毒，而虫类却越治越多？当然，虫子多了就必然要再花钱去买农药，这就给农药生产厂商带来了滚滚利润，拉动了GDP。但这是人类需要的GDP吗？或许消灭昆虫，并不是地球人要做的事情。未来的“人虫大战”又该怎么办？法布尔笔下《昆虫记》中人虫静好的画面何处去寻？看来人们只有从幻想文学中去探求人虫共存的正当性与途径。

再比如，全球气候危机。刚刚结束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2015年12月12日），提出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我们知道，人要呼吸，就要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这就是温室气体排放。烧饭做菜使用液化气、煤球或柴草，都会排出二氧化碳。养猪养牛养宠物，这些牲畜要呼吸要排泄，也会排出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就意味着你呼出的二氧化碳必须及时收回，除了在森林中生存，否则谁也无法做到。全球如果真的实现了“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标准，那么人类自诞生以来的呼吸、做饭和吃肉这些天赋权利都将变成社会义务，也即你的呼吸、做饭和吃肉都得净排放，都得为此付出代价，说不定那时候就要交“呼吸税”。为了实现和推动“净零排放”，全球最聪明的人已经想出了办法，这就是使用“碳货币”，即将碳排放货币化。有专家称，“碳货币”的出现是非常重大的货币金融事件，在人类货币发展史上，是继黄金货币化、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最重大的变革，其等级甚至要超过石油美元和粮食美元一级（张庭宾《气候协议或推碳货币成为中国新绞索》）。怎么办？“碳货币”真能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真的是人类的不二法门？看来人类也只有从

幻想文学中激荡出更多的灵感与创意。

再比如，人类科技的发展，有望揭开生死之谜，从此阴阳两界的大门将被彻底开启。21世纪出生的人，将有可能生活几个世纪，远古神话中的不老泉、长生果将有可能变得如同网购一件T恤那样容易。然而阴阳大门两边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梦幻王国的色彩到底又是如何浸染的？这也只有幻想文学才能呈现给我们。中国第一位“冰冻遗体”者杜虹女士就是刘慈欣《三体》的责编，同时也是儿童文学作家。幻想文学给予人的精神力量是如此强大，愿人世间一切美好的梦都能成真，愿杜虹五十年后如同格林童话中的睡美人那样苏醒过来。

再比如，今日人类的想象力和智慧，已足够将自己送上火星遨游太空，欧洲一家公司正在招募第一批前往太空的移民。但是，这是一次注定有去无回的旅行。到达火星的人们将只能在那里建设和发展，直到他们建造出能回到地球的飞船。对于这样的探险移民，谁能告诉他们火星上会发生什么，怎样在火星上生存？这还是要依靠幻想文学，过去两百年里人们撰写的关于火星探险的幻想文学作品，无疑都将成为他们的培训教材。

再比如，3D打印技术、媒体新技术、脊髓干细胞技术等，都在改变着我们的世界。至于它们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革，目前也只有依靠幻想文学来呈现。在这个未来与科技无限地嵌入当前的时代，幻想文学已然成为表现人类生命共感的最重要的文学形式。

但是，在今天人们的现实阅读环境中，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的阅读，理性、知识与幻想、游戏总是如同楚河汉界那样沟壑对峙，家长和老师始终不放心孩子们手上标明“幻想文学”的读物品质，因为他

们不相信幻想能给孩子带来需要由理性与知识作为支撑的考试分数。对此，哈维·达顿敏锐地指出，理性说教类图书创作与幻想文学类图书创作之间的对决是一场哲学意义上的信仰的冲突，是针锋相对的厮杀。坚持理性原则、反对幻想的理性主义者本质上奉行的是功利主义的教育原则，将生活简化为数字与事实的功利主义，并进而把道德教育、理性原则与幻想精神、游戏精神完全对立起来。事实上，优秀的幻想文学作品能够激荡读者的心灵，激发他们的头脑风暴与想象力，理性与幻想并非水火不容，而是手心手背一体两面互相贯通的。正如托尔金所言：“幻想是自然的人类活动。它绝不会破坏甚或贬损理智；它也不会使人们追求科学真理的渴望变得迟钝，使发现科学真理的洞察变得模糊。相反，理智越敏锐清晰，就越能获得更好的幻想。”这也正是爱因斯坦特别强调童话故事的重要性的原因所在：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局限于我们目前所认识和理解的东西，而想象力却包容整个世界，包容我们想认识和理解的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保卫想象力，用幻想文学托举远大理想，这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发展的需要。我们希望在幻想文学的共感空间里，每一个灵魂都得到安抚，每一个生命都焕发出令人感动的容颜，而不会因剧毒的农药与“碳货币”而恐惧与迷惘。

（2015年12月于北京文慧园）

专家导读

Daodu
Zhuanjia

词一样的小说

——李东华

《梦街灯影》是美的，它的美首先在于它的语言。《梦街灯影》是用写词的手法写小说。细细读来，它有着翡翠塔一样的玲珑，小桥流水式的精致，江南烟雨般的湿润，香雾袅袅似的朦胧。《梦街灯影》写的是梦，本身就像是从梦中得来的文字，就像获奖评语所说的：“（它）用写短篇小说的细致入微构建长篇小说，使读者不仅跟着情节走，还步步沉浸在瑰丽神秘、令人口齿生香的阅读氛围中，充分显示了汉文字的诱人魔力。”是的，《梦街灯影》是在用一粒一粒精心打磨的方块字，玉一样温润的文字，营造一个又一个唯美的意象，来抵达一种晶莹剔透的意境。

《梦街灯影》是奇的，它的奇源于它非凡的想象力。古往今来，写梦的篇章并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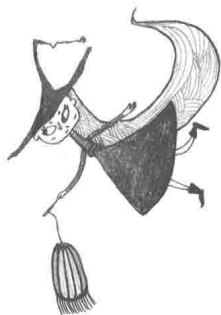
见，但是作者依旧能够做到让人眼前一亮，是因为她把“梦”这种人人熟悉却又无影无形转瞬即逝的东西具象化了。梦可以化而为人，人可以化而为梦，梦可以化入词，也可以从词中释放，封于玉石之中，甚至有出售梦的集市，有“燃梦”的表演……把词融入小说，不是生硬地嫁接，而是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往前行进的不可缺少的动力，这本身又是作者的一大创新处。把词作为梦的居留之所，也与词本身如梦如幻的气质相契合，二者融为一体，自然天成。所以，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的幻想屡屡出人意料，细细思量，却又在情理之中，虽奇特却并不突兀，虽大胆却并不生硬。

《梦街灯影》是善的，它张扬的是对“梦想”的守护。在作者的笔下，梦巫是一群有一定灵力，能够借助石器操纵梦的人。一部分梦巫为仙人服务，从词中收复梦；一部分梦巫将梦封入石器拿到集市上出售；一小部分梦巫想将梦留在人间，他们组成了一个叫“风荷”的组织。为了让人类能够长久地拥有做梦的权利，“风荷”和仙人之间展开了艰难的斗争。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孩子于霄恬，看似无意中与这场战争迎面相逢，却原来早在三百年前就写就了命运的传奇……在影影绰绰的如迷雾一般的故事中，读者的目光要行走到最后，一切才会水落石出。于霄恬或许不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孩子，和上苍赋予她的使命相比，她甚至有些柔弱和无助，但“善”始终是引领她心灵成长的最强大的力量。

《梦街灯影》的风格无疑是很中国的。书法、汉字、词、玉石、梅……那些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不是孤立地散落在小说中，而是融为小说的骨架和血肉。这部小说不仅仅长着一张中国的面孔，还周身都散发出中国的神韵、中国的气息。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这个年轻女子的笔下婉转地流淌，有些稚嫩，有些单纯，但不乏清新的朝气和蓬勃的活力。

目录

Mystic



一、是谁来折花 / 1

二、“四老司” / 13

三、巷子里的白莲 / 26

四、梦的集市 / 39

五、燃梦 / 54

六、郑舞逐 / 66

七、夜空中的马车 / 80

八、雾失楼台，月迷津渡 / 96

九、秋千的梦魇 / 110

十、“风荷” / 125



十一、解除子石的封印 / 139

十二、仙境 / 155

十三、三百年后的斗法 / 169

十四、新的契约 / 185





一、是谁来折花

润了墨的笔尖在宣纸上留下短短一横，素白的纸面顿时有了些许生气。浓墨继续在纸上流转，点，横钩，竖，点，点……一个“靈”字渐渐完整。

盈润的墨色仿佛来自山涧的卵石，每一笔每一画都沾染了泉水的生涩和清丽。不难看出，这个字出自少女之手。

“小荷，你知道‘靈’这个字的来历吗？”

一个老迈却不失气力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握笔的手一颤。被唤作“小荷”的少女侧过脸，应了声：“爷爷。”

练字时太投入了，老人什么时候站在身边，小荷全然没有发觉。

“雨字头，是天象、幻境，是梦。中间的三个‘口’，代表石头，或者说石器。下边的‘巫’，即巫师，是古时候人们的精神领袖，与神明相通的祭祀者。‘靈’的意思，就是巫师用石器

来操控天象啊。”

“噢，这就是‘灵’。”

小荷低头盯着刚刚写下的字，有点儿不明白爷爷为什么要告诉自己这些。她刚想扭头看看老人的表情，一只宽大有力的手就摸了摸她的脑袋。

眼前的景象模糊了……宣纸上的墨痕，由朦胧的白光拭去……



于霄恬睁开眼睛，迷蒙地望着屋子里似有若无的光亮。思绪还陷在梦里，她出神地回想，“靈”是“灵”字的繁体吗？

冬天的夜尤为漫长。吃早饭的时候，天边依然是素淡的青灰色，仿佛远山的一重。

于霄恬缩着身子坐在桌边，双手捧着粥碗，手心里热得发烫。刚舀出来的粥很烫，她小口小口地喝，白蒙蒙的热气拂到脸上，眼睛被润得湿湿的。

一旁的爸爸竖起报纸在看，好长时间才翻过一页。

霄恬一边喝粥，一边瞄了一眼报纸，离她最近的那一版印着几张黑白照片，标题是《百年旧照，重归故里》。

黑白的图像看不真切，一张像是从高处俯瞰小镇，白色建筑星星零零地散落在低矮的山头；一张是在水边，三位长袍马褂的年轻人并肩而立，看不清面容；一张该是学生的集体照，清一色扎长辫的少年；最后一张，是一片无人的树林，枯墨似的枝干，可以看出是梅树，枝梢还有未放的花苞点点，在黑白照片上，似初雪落在枝头，梅林间，隐隐露出一座石桥的轮廓，桥下有流水，很清很浅……

霄恬眨一眨眼睛，她好像……她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这幅景象？

奇怪，奇怪了。

梅树林，应该是缀满白梅花的梅树林，细柔的白色花瓣铺叠一地，天色暗淡，月牙浅浅地勾在天边，空气里弥漫着梅花的幽香。风扫过花香的凉意，轻轻拍在霄恬的额前，她好像看见了阶